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41

貝克特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目 錄

貝克特

評審過程

歡迎詞

等待果陀

啞劇

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

終局

莫洛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3

7

13

165

175

191

317

569

595

• 1 • 由理獎得

貝克特

法國

一九六九得獎

生：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三日（愛爾蘭都柏林）

得獎理由

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

撒母耳·貝克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前文化參事官

謝魯·斯德列貝利

一九六九年，法國及其他各國文壇上的大人物都斷定：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總該頒給安德烈·馬霍了吧！大家一致公認，他是當代法國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因為馬霍所屬的那個時代業已出現過幾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中包括沙特和卡繆。而馬霍也是此一文學時代無與倫比的大家之一。尤其這年，他已經不在法國政府裏擔任任何職務，所以他的條件似乎更優越了。以前，他的政治身分令中立國家瑞典的「文學判官們」頗感困擾。還有便是，自從沙特獲獎以來，法國已經五年沒有再出現過得獎人了。

但依實際情況看來，瑞典學院似乎比較喜歡另一位用法文寫作的作家：非理性派的撒母耳·貝克特。這位法國籍愛爾蘭作家，是該年一百零三位候選人之一。這些候選人除了馬霍，還包括英國詩人奧登。奧登不久之前曾應瑞典學院之邀，前往斯德哥爾摩參加由三個諾貝爾委員會所主辦之年度座談會，那個座談會相當引人注目。

以往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們都不太願意談論這種事，這次卻有一位委員對義大利報紙的記者透露：那年的候選名單上包括幾位在其他方面非常著名的人物——最主要的是戴高樂將軍、卓別林以及瑞典電影導演英格瑪·柏格曼。除了往年常出現的一些「老手」之外，還出現了他新人：俄裔美籍作家納布可夫——「蘿麗妲」一書的作者。他是由瑞典筆會所推薦的。索忍尼辛的名字也出現在候選名單之上，理由是在他的祖國裏說實話。

貝克特於一九五七年首度被提名，推薦人爲一位與前衛文學界沒有任何顯著關聯的巴黎大學文學教授。瑞典學院立即對這位新人展開徹底的研究工作。那時候，貝克特已經寫出了他重要的著作。他的劇作中至少有一部：「等待果陀」，被譽爲「觸礁的世界中」心靈疏離感的最佳寫照，已經逐漸引起世界各地批評家的注意。第一篇分析他作品的研究報告主要是探討他的小說。此地我們必須留意一位極稱職的劇評家瓦倫德的報告。他那篇報告後來刊登在 *Svenska Dagbladet* 上，它將四位被一般稱爲改革者的戲劇家一併拿來做比較：貝克特、尤涅斯科、紀涅以及戈姆布洛維茲。

瓦倫德雖然充分體認到貝克特的傑出才華，可是他卻坦率的強調：這位「等待果陀」的作者，僅有這部是「第一流的作品」，而且，他晚期的作品甚至沒有一部在思想深度上比得上「等待果陀」，同時，也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像它一樣，在結構上，嚴謹得幾無破綻可尋。單單一部作品——縱使它是一部具有永恆價值的傑作——在這位機警的批評家眼中，欲以之

作為頒發諾貝爾獎給貝克特的根據，實在是太薄弱了。瓦倫德本人比較喜歡尤涅斯科。因為尤涅斯科的觀點新穎，題材多變，對話深刻，還有他那汨汨不斷的「黑色幽默」。根據瓦倫德的看法，這些特質似乎很可能為未來的戲劇帶來茂盛的景象——因此他呼籲諾貝爾委員會注意尤涅斯科。

不過，最後決定還是操在瑞典學院常任秘書吉耶洛的手中。吉氏是個抒情詩人，也是一個優秀的批評家。他認為貝克特完全具備得獎資格，而且確實比其他候選人優越。瑞典學院於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舉行全體大會，會中決定頒獎給貝克特：「由於他的作品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

隨後，一個棘手而不可避免的問題來了：貝克特會接受諾貝爾獎嗎？大家都知道，他過著極為孤獨的生活，和他太太幾乎像隱士般，不見任何人，除了他的出版商林東，以及寥寥數位好友，而他們也和他一樣遁世。他偶爾會和他們在阿哈果大道上他寓所附近一家小酒吧喝個一兩杯。瑞典學院邀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的電報，並沒有很快地獲得回音。瑞典駐巴黎大使館，立即派員去找他的出版商林東；他解釋道：「由於貝克特對這件事情預先有所耳聞，他亟欲維持那種遁隱的生活，怕為盛名所累，因此他已離開巴黎，躲避到突尼西亞內部深處的一個小村莊：納布爾——該村最近因鬧洪水，已經成了一處與世隔絕之地。」

盡管貝克特做了這樣縝密的防範措施，可是他還是被記者找到了。要是他倣效五年前獲

獎的沙特，必然會大大出名。幸好貝克特不求這種過度的盛名，因此，經過幾天的思索之後（報紙都說，獲獎對他而言乃是一樁無妄之災），這位「身不由己」的獲獎人答覆瑞典學院：他願意接受這項獎，然而，由於健康的緣故，他無法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或許在這樣的蠻荒地帶頒獎給一位如此難纏的作家，很可能會激起世界各地輿論各式各樣的反應。事實並不盡然。大多數國家的文藝界人士，頗為熱烈地慶賀這位「滿心不情願」的得獎人，而大報報導他的時候更是極力讚美。只有他的祖國——愛爾蘭異常憤怒，拒絕承認這位得獎人是她的子民，原因是他放棄了祖國的蓋爾語而去使用兩種外國文字——英文和法文。

貝克特曾電告瑞典學院，他不能親往斯德哥爾摩領獎，然而他也不希望學院按往常的方式頒獎給他——也就是說，由他祖國的大使代領——他希望由他的法國出版商林東代表他。就這樣，等吉耶洛對這位缺席的得獎人大加讚揚之後，林東代表他從瑞典國王古斯塔佛士·阿道夫手中接受獎狀、金質獎章，以及金額相當高的支票，觀禮的人們則有禮地起立鼓掌。在繼續頒獎典禮之後舉行的傳統性宴會中，愛爾蘭大使歐賀德連，堅持要代表他那位光榮的同胞和國王同桌而坐。林東也在坐，他的身旁就是瑞典的財閥瓦倫堡。

翌晨林東飛返巴黎，帶著獎狀和獎章，可是沒帶支票——它的面額殊為可觀，達七萬五千美元。由於收款人不知道該怎樣處理它，所以他寧願暫時將它留在瑞典。

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撒母耳·貝克特的歡迎詞

瑞典駐法大使館前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不僅在法國或其他國家，凡是參與文壇的人士，都以為安德烈·馬霍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刻到了。大家一致公認，馬霍乃當今法國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無可置疑的是一代大師，而且在那個時代有許多人——包括沙特和卡繆——已經獲得了這項最高的榮譽。不僅如此，寫「人間的條件」的日本作家，這一年得獎的呼聲最高，原因是他沒有擔任任何政府的要職，不致引起中立國（瑞典）最高學術機構政治性的猜疑。另一方面，自從上回得獎以來，五年的歲月匆匆逝去了，可惜的是，法國作家對該項榮譽的爭取一直為歷年的評審委員所否決；然而，貝克特的名字卻被登記在得獎者的名冊上。

在實力雄厚，難分軒輊的法國競爭者當中，當然還有安德烈·香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是馬霍的戰友，為一位剛復出的高水準的小說家。就在這一年，法國文藝協會和多位文藝界知名之士把他推薦給這項最高榮譽的評審機構。

然而，瑞典學院的決定，與我國主要的決策一樣，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從那些提出正式申請的一百零三名中，偏偏選出了候補者，也就是非理性派（Irrationalists）的先進，國際性前衛文學的偶像——撒母耳·貝克特。這位僅僅在最近十幾年來獲得名聲的法國與愛爾蘭的混血兒。他最強的對手並不是馬霍，而是英美的混血詩人威斯坦·休·奧登。那時奧登還停留在瑞典，為瑞典學院的名譽會長；且不久之前又應諾貝爾文學及科學獎的三個委員會所組成的討論會之邀，而備受注目。並且，根據文學獎的一位委員，在義大利的某次新聞記者招待會上，這近乎尋常的率直的透露，這一年候選人的名單上，所登記的雖然都是具有世界性聲望的人，然而其光榮的基本因素卻是來自其他方面，尤其是戴高樂將軍和查理·卓別林，同樣頗受注目的電影界人士有英格瑪·柏格曼等。候選人中除了每年被提名卻一直未能當選的老手之外，還增列了一個新人，那就是「維麗坦」的作者吾拉齊彌爾·布納可夫，其父為美俄混血兒。他是由瑞典筆會提名的；另外還出現，也不容忽視的他那光榮的同胞——一向對祖國忠貞不二，得獎呼聲更高的亞歷山大·索忍尼辛。

撒母耳·貝克特於一九五七年首度被提名，推薦人是一位與前衛文學毫無關聯的蘇凡勒文學系的教授。在那一年，阿爾伯·卡繆竟然擊敗了如下的主要候選人：聖約翰·波思、沙特、馬洛、香松、爾·羅曼、簡·吉奧諾等人，而榮獲了該獎。然而，在此時瑞典學院立即對這位新人展開徹底的研究工作。當時貝克特無論在小說或戲劇作品書面都完成了其基本部

分。至少他的戲劇之一「等待果陀」被認為是極巧妙而令人驚懼的表現，寫出了人們在漂盪的世界中精神的疏離感，而受到幾乎所有批評家的注目。不過，貝克特的作品中，一直在追尋那消失中的海市蜃樓的那對流浪漢，其實早有先例，而這個事實竟然沒有人理解。在高爾基或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一般俄國大作家的作品裏並不多；然而繼馬克吐溫之後陸續出現的美國文學改革者的作品裏卻不少，是屬於充滿黑色幽默感而專寫惡漢匪徒故事的浪漫主義。例如約翰·斯坦貝克（一九六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小說「人鼠之間」就是，竟然沒有人記得。不過，這部小說被改編成戲劇，而在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的巴黎戲劇季中成了一大發現，並且它與貝克特那些著名的戲劇之構想時期一致。貝克特從很早便住在巴黎，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放棄了英語，而改用法語寫作，因為他的母親是法國人，法語實乃他的母語。

不管怎樣，一旦成了諾貝爾獎候選人，撒母耳·貝克特便被逼著就登巴爾拿斯山啦——去學作詩。他的候選資格立即被承認，在針對他艱深而難解的小說作品的探討之後，他們開始做許多方面的探討。其中尤以非常嚴謹的劇評家貝爾·艾利克·瓦倫德氏的研究最值得注目，他比較四位程度不同但很有名的前衛性劇作家——此報告後來發表在「斯文斯卡·達格布拉德特」報紙上。這四個人即撒母耳·貝克特、尤金·尤涅斯科、強·紀涅、維達特·戈姆布洛維茲。瓦倫德一連承認貝克特的第一部作品「等待果陀」高超的優點，一連直率地強調他只有這部「唯一傑作」，而以後的作品在思想的深度和結構的熟練上都遠遠於前者。這

份慎重的報告指出，一位作家如果只以一部作品榮獲舉世注目的最高文學獎，即使它能超越時間與現實諸狀況而存在，其根基委實太薄弱了。他認為應該選擇尤涅斯科，因為其見解的獨創性、主題的廣泛、豐富而具有衝擊力的對白和黑色的幽默等等，具有許多推動未來戲劇的特質，因而更應該得到諾貝爾獎評審委員的注目。

然而，最終的辯論由瑞典學院的常任理事卡爾·拉格納爾·吉耶洛氏決定。他不僅是抒情詩人，也是卓越的批評家；他論定這位第一候選人作品之完美和優越性。他的意見受到贊同，並且為他那誠懇的態度和鏗而不捨的分析雄辯所說服，瑞典學院在十月二十三日的全體會議上，以「由於他的作品以一種新的小說與戲劇的形式，以崇高的藝術表現人類的苦惱。」為理由，而把諾貝爾獎授與貝克特。這項最高榮譽頒贈的理由，竟變得有些牽強。

在介紹新得獎人的瑞典廣播演講中，吉耶洛氏說明貝克特之父為愛爾蘭人，其母為法國人，他出生於都柏林，而在半世紀之後在巴黎成為法國的名作家；接著，又強調說貝克特不僅是新新表現法的先驅，同時也是傳統的繼承者，而其小說與卡夫卡、喬艾斯、普魯斯特的作品很類似，其戲劇作品與一八九〇年代的法國文學，尤其是阿弗烈·傑利的「悠飄王」有共同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他在一九四五年至四九年之間所有傑作的背景。然而，他寫的並非戰爭其事，而是道出和平來臨之後，一些不易察覺的非仁道墮落，被揭露出來的恐怖景象。最後，這演講者下結論說：「在另一方面，要對人類的墮落有所知覺——這一點，

比起任何前代人，我們是視野更廣闊的見證——假如人的價值被否定了，便辦不到。相反地，如果對人格尊嚴的認識愈深，此種經驗愈會成為一項苦惱。這就是貝克特悲觀主義內在淨化作用的泉源，同時反而成了它的生命力。」因而他認為其作品「似乎像全人類的哀禱一般地上昇著。」

然而，一個棘手的問題出現了。到底貝克特肯不肯接受諾貝爾獎？大家都知道他一直與太太過著極孤獨的生活，除了他的出版商傑羅姆·林東之外，只肯和少數跟他一樣厭倦世俗的友人見面，偶爾跟這些朋友出現阿哈果大街，他那小公寓附近的酒吧喝一兩杯蘇格蘭威士忌。當這幸運的消息傳給他，為領獎而將招待前來斯德哥爾摩的電報也寄去了，可是一直沒有回音。接著透過瑞典駐巴黎大使館的幫助，與他的出版人緊急聯絡，得到的答案是，這位得獎人早已預測到將來要發生的事，他希望維持自己的隱匿生活，怕自己得獎引起世人的注意，會產生種種壓迫感，遂逃出了巴黎，躲到突尼西亞內陸的一個小村納布爾。而該村因洪水襲擊，幾乎已與世隔絕了。可是，盡管他多麼費心的躲避，還是被記者找到了。幸好貝克特沒有雅興步沙特的後塵，經過數日的考慮，很禮貌地向新聞記者表示他認為自己之被選中是一失策後，又與瑞典學院聯絡說，他願意接受諾貝爾獎，但因健康的緣故，他不能親自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我們不難想像，瑞典學院和其常任理事是如何地鬆了一口氣。

我們原預測這位這麼難以瞭解的作家的得獎，將可能引發世界各地的意見和反應。可是

事情並沒有發生。大多數國家的文壇，為這位頑強的得獎人而熱烈的慶賀，各大報齊聲讚美。只有他的祖國愛爾蘭例外，拒絕承認這個背棄蓋爾語而使用英語和法語的子民。倘若將貝克特算作愛爾蘭作家，他便是繼一九二三年得獎的威廉·巴特勒·葉慈，和一九二五年得獎的G·B·蕭伯納，第三位屬於愛爾蘭的諾貝爾得獎人。（其實蕭伯納的情形也是特殊的，儘管他經常主張自己是當時是在英國支配下的這個小國——愛爾蘭的國民，然而在諾貝爾財團正式的檔案下，他卻被登記為英國作家。）

另一方面，如果貝克特被視為法國的作家，那麼除開一九一一年得獎的梅特林克是比利時國籍外，他是法國第十二位諾貝爾得獎人。然而，就大家所知，貝克特並不曾歸化法國。不過，在法國自他的「諾貝爾化」起，也出現了種種意見。一方面「蒙特報」陳述：「終於授給他榮譽，實在有些太遲了。」又「昆巴報」以畢爾·基利亞的簽名宣稱：「貝克特與英雄主義的人們成了我們的莎士比亞。」而另外「菲格爾報」也為代表著種種意見的許多名人提供了篇幅。

又「菲格爾報」引用了一九五二年「等待果陀」在巴黎比倫街那短命的劇院演出時，約翰·阿如伊所說的一句名言：「這是以弗拉得爾里尼兄弟的眼睛看的，巴斯卡的『沉思錄』的戲劇化。」他們認為藉此一機會有重提這句話的必要。

等 待 果 陀